

鳳
月
夢

張
穀
夏
耘

编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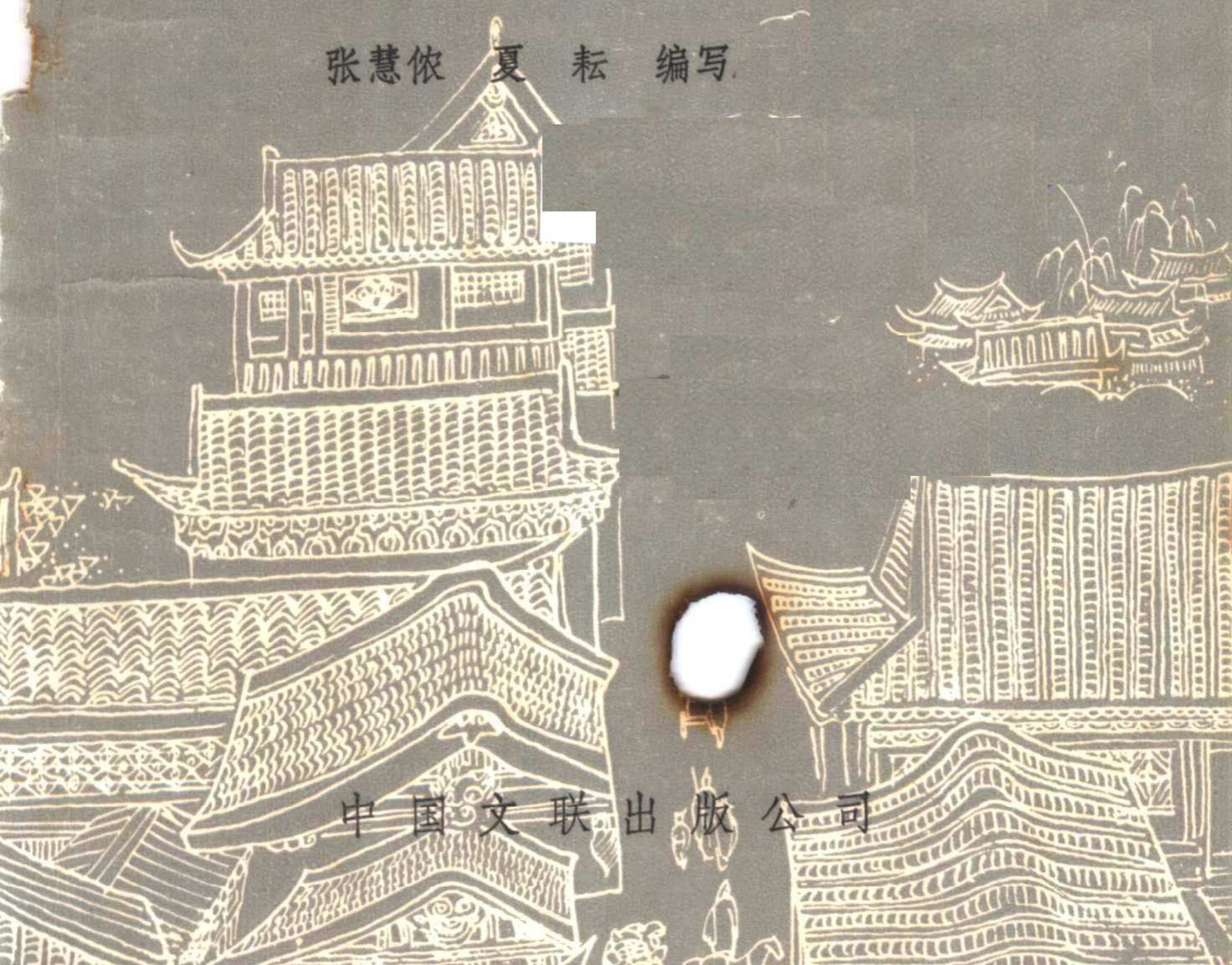
86.3.1)《话本小说》第五辑

7-2424/248

风月梦

根据传统弹词整理改编

张慧侬 夏耘 编写



内 容 提 要

明正德年间，襄阳巨富刁南楼去扬州游览，妻刘素娥与邻人王文勾搭成奸。端午节前，侧室王氏送雄黄酒至东楼，撞破奸情。王文即送砒霜给刘氏，置于酒中，企图毒死王氏以灭口。谁知恰好刁南楼归来，误饮毒酒，当即身亡。素娥父亲刘丹国听信女儿谎言，认定女婿系暴病而死，即连夜入殓。消息传到刑厅童侉子耳中，但他官卑职小，碍于刘丹国权势，无法破案。一年后，刁南楼盟弟毛龙来襄阳代天巡狩，知此命案，化名去刁府吊唁，看出破绽，随即拘拿素娥、王文。正欲开堂审理，又遭奸臣暗算，命他去化外出使。毛龙迫于王命，即委童侉子接审。刘丹国得知后，纠合乡绅说情重贿。但童侉子“谨守国家三尺法，不思百姓半文钱”，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巧妙地从丫环口中得到真情，迫使王文、刁刘氏认罪。刘丹国仍不甘心，又重贿省里军门大人，妄图翻案，但童侉子已迅速处决罪犯后，封印弃官，孑然一身，到化外寻找毛龙去了。

风月梦（《话本小说》第五辑） 张慧依 夏耘 编写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 南京七二一四厂印刷

787×1092毫米 7.25印张 2插页 154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江苏第1次印刷

印数1—95,000册

统一书号：10355·418 定价：1.30元



書林子



毛氏





刘升图



胡光清



王文说到「醋」字，手在刘氏的脉门上重重按了一下。



玉兰不晓得在掏手巾擦汗时，把刘氏那封信带出来掉在地上。



王氏一掀帐幔，走了出来，在毛龙面前跪倒，一声撕心裂肺的号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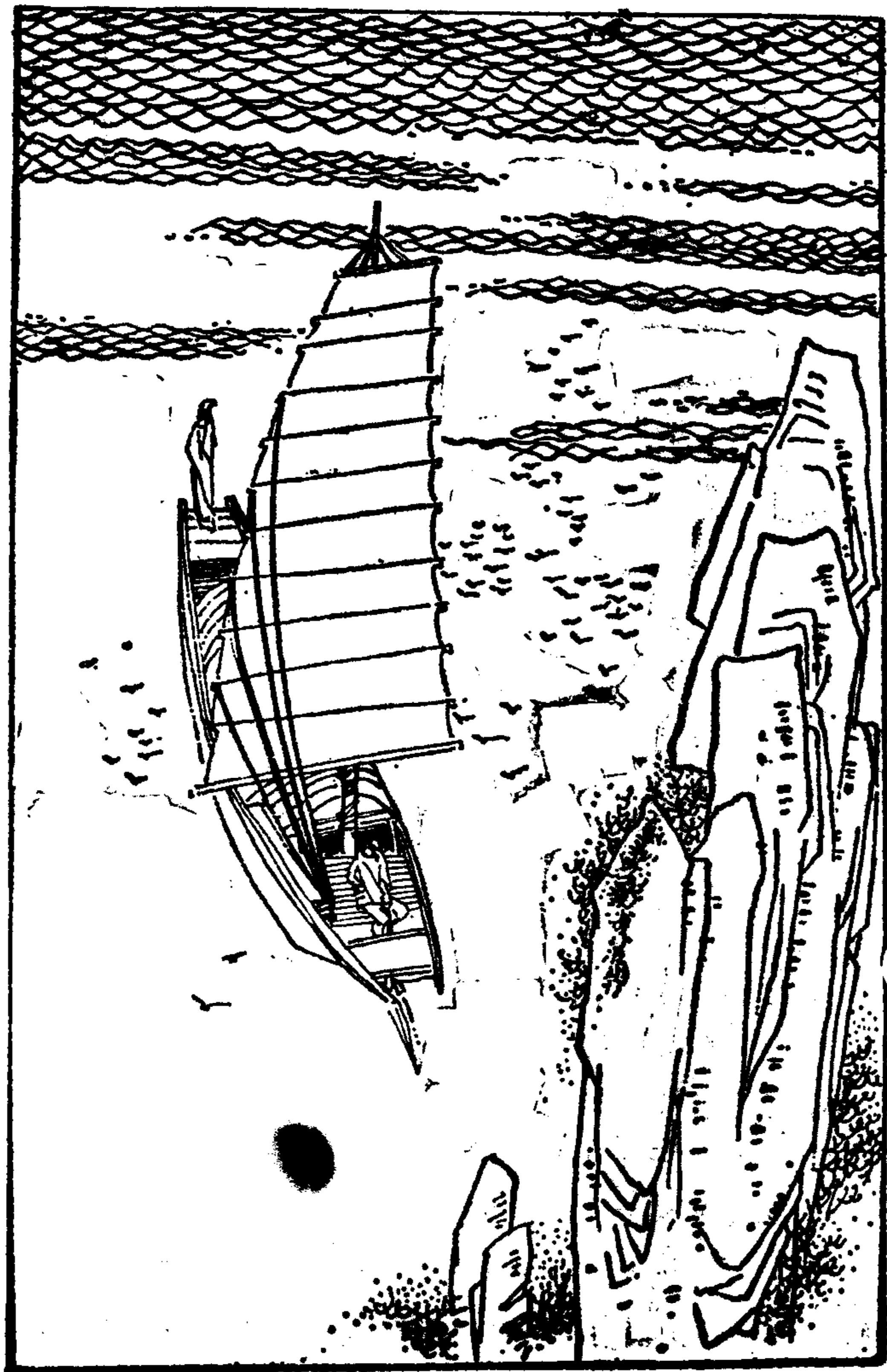
董侍子命人展开一面扇子，向才刘氏：「此扇可是你楼上之物？」



劉氏背插斬條，被推出刑厅，綁上木驴，游街示众。



童侍子青衣小帽，孑然一身，乘一叶扁舟，到化外找毛龙去了。



目 录

第一回	刁南楼出游扬州 刘素娥私通王文	(1)
第二回	归故里主人惨死 失情书丫环遭殃	(10)
第三回	童刑厅街头私访 毛巡按襄阳问路	(23)
第四回	更姓名毛龙吊孝 代写状王禄诉冤	(32)
第五回	办冤案巡按决策 捉人证刑厅受命	(43)
第六回	童文政登门捉鬼 王廷贵锒铛入狱	(53)
第七回	刘素娥骗父说情 老母亲赶女出门	(63)
第八回	灵座前毛龙听哭 孝堂上刘氏行凶	(74)
第九回	众乡绅斥责无事 毛巡按巧捉人证	(84)
第十回	童傅子翠楼封门 胡兆清公堂念状	(94)

第十一回	破重围毛龙初审 奉圣旨巡按说贡	(104)
第十二回	悬委牌刑厅领命 行重贿乡绅私议	(114)
第十三回	胡兆清初试说项 童文政接审刁案	(125)
第十四回	后花园倚子赏景 东阁楼门头借扇	(136)
第十五回	老夫人义劝胞弟 刘丹国盘问门丁	(146)
第十六回	潘子荣街头托病 刘丹国监狱探女	(155)
第十七回	城隍庙阴阳会审 宴春楼聚众兴师	(164)
第十八回	案中案倚子行窃 计中计划刘氏认扇	(174)
第十九回	陈利害玉兰招供 伸冤情刑厅发落	(184)
第二十回	胡兆清讼赴省 童刑厅开棺验尸	(194)
第二十一回	老夫人东楼劝夫 刁刘氏木驴游街	(205)
尾声	胡兆清弄巧成拙 童文政化外出亡	(215)

第一回 刁南楼出游扬州 刘素娥私通王文

明朝正德年间，湖广襄阳府有个典商，姓刁名球，号南楼。原配妻子刘素娥，是通政使司刘丹国的女儿。过门几年，未曾生育。刁南楼怕绝了后，万贯家私无人继承，娶了个孤女王氏做二房。不久，王氏生了一子，取名龙虎。有了后代，刁南楼心满意足。这样过了几年，龙虎已经四岁，刁南楼想趁自己还年轻，精力充沛，能吃能走，到外地游历，看看名山大川，逛逛繁华商埠，扩大眼界，增加见闻，广交朋友。主意拿定，就在这年二月头上，冰河刚刚解冻，就买舟南下，东去江南扬州。

刁南楼走后，妻子刘氏素娥，起初倒并不觉得寂寞，日子长了，孤身一人，守着个丫环玉兰，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这天早晨起来，推开窗户望望，只见庭中的几株柳树，不知什么时候爆了芽，罩上了一层鹅黄颜色。见此情景，刘素娥脱口念了一首诗：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叫夫婿觅封侯。

念完，倚窗而立，不觉流下两滴眼泪。

旁边丫环玉兰见了，忙说：“主母，何必伤心呢？后花园里的牡丹开花了，婢子搀主母去散散心吧！”

刘素娥想想，这倒是的。吃了早饭，命玉兰到牡丹亭上

焚香摆了琴案，随即到后花园赏景。多时不到后花园，原来的景色大不相同了。那葡萄架上，一片新绿；假山周围，草木萌动；牡丹亭四周的花坛里，各色牡丹，含苞待放，欣欣向荣；对对春燕，穿梭而过，好不自在！刘素娥拾级走上牡丹亭，坐了下来，理了一下琴弦，弹了一曲《常相思》。弦索铮铮，凄怆哀怨，如泣如诉。弹完，余音缭绕，久久不息。刘素娥想想，不对呀，我已经不弹了，怎么还有声音的？再听听，这不是我弹的琴声呀，而是洞箫的声音。要死，我弹的是《常相思》，那箫声也是《常相思》，是和了我的曲子吹的。是什么人在吹？我是思念丈夫，有感而发，这个吹箫的，哪块也害了相思病了？好吵，你吹你的，我弹我的。刘素娥重新弹了一曲《凤求凰》，她一面弹，一面就在听，那箫声也在跟着吹《凤求凰》。刘素娥晓得有人偷听她弹琴，并且是有意和着她的曲子在吹。是什么人这样大胆？刘素娥站起身来，走到亭口，想找一找这个吹箫的人。一抬头，只见假山旁边的花墙上伏着个人。此人年在二十开外，儒生打扮，是个小白脸。他手执洞箫，正冲着刘素娥在笑。这是哪一个？此人姓王名文，号廷贵。是个捐职监生。他父亲原是太医，告老回来，和刁南楼是邻居。不久前王老太医已经去世，王文就守了这份家私，在襄阳做个花花公子。因为是邻居，刁南楼和他有过交往。王文的妻子徐氏，和刘素娥姐妹相称，王文也认识刘素娥，互相以叔嫂称呼过。刘素娥见是王文在和她的曲子，在对她笑，不觉也报他一笑。玉兰不晓得刘素娥在对王文笑，她只看到王文对刘素娥嘻皮笑脸，就拉拉刘素娥的衣服：“主母，时候不早了，婢子搀主母回东楼。”

刘素娥回房后，突然精神萎靡，茶饭不思。玉兰以为她到花园操琴疲劳了，就服侍她上床休息。俗话说：棟树花开，